

家里

有了女人

野白杨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家里有了女人

野白杨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荒村. 第2部,家里有了女人/野白杨著. —郑州:
河南文艺出版社,2009.1

ISBN 978-7-80765-054-6

I. 荒… II. 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6716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开本 16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印张 39.75
本社网址 www.hnwybs.cn	字数 526000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版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印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纸张规格 700 毫米×1000 毫米	定价 52.00 元(共 3 部)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单位联系。

一梦三十年(序)

(一)

那是一个梦,一个种植在我幼小心灵里的梦,她伴着我的童年、少年、青年,一直到今天,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

童年的记忆种植在荒芜的田埂上,来不及品味就已经消失。

少年最温馨的记忆就是晚上和伙伴们一起躺在生产队的麦场里看麦子:把自己平放在麦场上,仰脸看着天上的星星,一阵轻风吹来,让人忘掉白天的一切烦恼。更有意思的是后半夜在大伙伴的带领下偷邻村的黄瓜。当一群人享受着战利品,说着刚才在玉米地里爬行的情景,那种笑是舒心的。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我是因为我四叔的缘故没能去考高中才流落到农村跟在大人身后干活的。那种记忆是刻骨铭心的:我家是贫农,叔父却因为冤案被戴上了“四类分子”的帽子,于是上访便成了他生活的重要部分。我为此曾和当时驻我们生产队的一个姓戴的干部吵了起来(他穿着军装,是当时县武装部的第四副政委,在当时的农村,就是在住队干部中他也是最牛的)。他声称我替“四类分子”翻案,要召开批斗会批判我。我顶撞说他才是替“四类分子”翻案,只要他批判我,我就当众揭发他,吓得他让同他一块儿驻队的一个年轻人找我谈话,并最终套出了我所说的他的过错。他认错后要我当生产队的民兵排长,最终因为我年龄太小作罢。后来,我在表姐的帮助下到巩县木工厂当学徒工。就在那一年,高考制度恢复了。我和我的几个好友参加了考试,并且都超过了录取分数线。然而,第一年还要看政治鉴



定,最终还是因我四叔的缘故,王广德、刘长西和我都没有被录取。直到第二年高考不再看政治鉴定,我们才走进大学校门。

(二)

身处那时的现实之中,即便是一个旁观者,其感受也是刻骨铭心的,更何况一颗天真的童心要去面对。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曾经在“贫宣队”的带领下参加一个批判“四类分子”的批斗会。那一夜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人们把两只尾巴绑在一起的猫挂在被批斗者的脖子上。批斗会成了我童年、少年心中最深刻的记忆——虽然我家是贫农,任何时候我都敢挺起腰杆说话,甚至于连县里来的驻队干部也敢顶撞,但每天看到那些“四类分子”子弟整天小心翼翼的样子,心中就充满着困惑:这到底是为什么?他们有的还是我的好朋友。

这本书的第一部汇集了我对那个时代最深刻的记忆——因为是“四类分子”子弟,他们被称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而时时受到人们的“关注”,我的一位富农子弟朋友就因为修大寨田工地上的学习专栏上写了一首诗,其中有“北风呼啸雪花飘,社员赤臂干劲高”两句而受到批判,还是那个戴副政委,他说这是歪曲革命群众,下着雪还要光着背干活。可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啊。

那时大人们传说有个地主家庭,因为父母常被批斗,兄弟八个人都未找下媳妇,最后老大竟杀死了大队支书一家。在创作这部小说时我以这个故事为原型,把我在那个时代所观察到的人们汇集到这样一个家庭里,我想记录下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事情,我不知道我做的效果如何。

当第一部书稿完成以后,我的心处在一个时代旋流过后的痛苦之中:他们真的就是这样一群人,在新的时代到来之后,他们该怎样活着?我看到过一些“地主分子”在结束了被压抑的生活后的狂态,也看到大部分人仍然小心翼翼地生活,于是我创作了书的第二部。

第三部书稿创作完成时,正是上个世纪末,“四类分子”的印记在时间的流逝中已经被彻底抹去,我把自己眼前所发生的现实写进了书中。我试图通过这三部书来表现我在幼小的年龄里所看到的时代和我正在目睹的这个

时代的流变过程,我不知道我的愿望和效果相差多远。然而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我周围的一些人常常向我发出诘问,我只能将鲁迅先生的一句话引用在这里:“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可见,读一书者同,议一书者异。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的读者看到了什么,我真的不敢妄猜。

(三)

按创作的时间讲,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书稿的第一卷完成后我送到一家出版社,但很快被编辑介绍给一个广州书商,在经过讨价还价后以一万元的稿费成交。双方说好清样和封面以及内容介绍等需要作者同意并签字方可下厂印刷,然而书商未经我同意就付印了。书的封底赫然写着:“世上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女人是祸水”。我一下子蒙了,找书商理论,可他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我为此收回了后两部书也让他出版的承诺,把已经交给他的第二卷书稿又想法要了回来。

这本书遭遇了疯狂的盗版,仅我所生活的小小县城就发现了四种盗版版本,在这种情况下,你找谁说理去?我发誓不再与书商合作,于是这部书一放就是十几年。其间,原来的书商找过我多次,别的书商也找过我,有的书商开出的价码很高,我没有交给他们。

2000年我在北京鲁迅文学院作家班学习时,完成了本书的全部创作,并将全书进行了统一的修改,加进了“楔子”部分。这期间发生的一件事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一些书商(确切地说他们应该叫“书盗”)拎来一大堆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书,要作家班的学员帮他们“修改”,你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改一个字两个字都行,署名也是,怎么署都行。改了以后就付稿费,有三百、四百的,最贵也就五百块钱。有的同学找到我要我参与,我当时脑子嗡的一声响:原来书就是这样被盗版的?他们竟跑到中国作家的摇篮——鲁迅文学院做这种勾当?!而这些“作家”竟是“书盗”的帮凶!我当即拒绝了他们,并向同学们解释说这是盗版,是违法行为。我的解释自然不会奏效。后来,一位同学告诉我说:这些学员大多都是自费来学习的,有的为了深造,连



原来的工作都丢了,甚至连生活都成了问题,这样做也是没办法。

这就是直奔神圣文学殿堂的作家吗?这就是即将活跃于中国文坛,甚至已经开始活跃于中国文坛的作家吗?

我的心在颤抖。

难怪一些文人在“文革”中极尽拍马溜须之能事,后来又说自己怎么怎么与“四人帮”对着干。

难怪历史上有那么多文人被列入奸臣之列。

难怪……

(四)

这本书历尽十几年的磨难终于要和读者见面了,特别是后两部,我的心中自是感慨万千。

书里面记录的是我对这个时代的认识和感悟: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曾在我生活的空间里表演,我不想说我爱他(她)们,尽管他(她)们有很多可爱的地方。我所感觉到的是深深的叹息。

这就是生活,它如梦魇一样跟随在我的记忆里,让我时时感觉到它就在我们的身后,我摆脱不了它,又分不清哪些是梦境哪些是现实,而作为个体生命的我们,又不得不把自己融入这时代的潮流中,用我们的顿悟来解释这变幻的梦境……

所以,我不想用那些套话来表达我对周围人们的谢意,我的谢意与感恩永远保留在我的心中,包括那些曾经无辜伤害过我的人,正是他们的行为激起了我生活的勇气;当然,那些关心、帮助和支持过我的人的笑容,将成为我心灵中永远的珍藏。



五月的麦田，在初夏的软风吹拂下，掀起层层青浪，如巫二狗异常激动的心情一样。啊！不，该叫巫保福。昨天在乡政府登记的时候，大红的结婚证上写的就是这个名字。这是巫二狗的大号，可这个大号除了在填报户口时用过一次外，后来就一直没有用过，也没有人叫过。在巫庄大队，人们只知道巫二狗，根本不知道巫保福是谁，甚至连他自己也记不起自己的大号了。昨天上午去大队开结婚登记证明的时候，巫二狗忽然问父亲自己叫什么名字。父亲想了老半天才想起，他们兄弟是保字辈，巫全贵曾经给他们每个人都起过一个大号，老大叫保根，老二叫保福，老三叫保义，老四叫保信，老五叫保治，老六叫保钢，老七叫保才，可就是没有用过，人们整天几狗几狗地叫，大号反倒给忘了。几十年的风雨岁月，全村人，甚至连巫全贵自己也忘记了当时起的名字是保什么。最后，巫全贵笑着对几个孩子说：“看我这脑瓜子，全都忘了，你们几个都帮我想想，你大哥叫什么来着？”最后巫全贵拍拍脑袋说：“想起来了，你大哥叫保根，二狗可能叫保福，对，就是叫保福。”于是在大红结婚证上就写着：巫保福，男，44岁，未婚。许保珍，女，38岁，再婚。还真巧，两个人的名字都有一个“保”字。

巫二狗，不，是巫保福！他一个人扛着锨去北地河滩上浇自家承包的麦田。

现在农村已经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按农民的说法就是地又分了。麦子灌浆时节，浇水可是非常重要的，可田地里的机井是众多农户轮流用的，今天晚上轮到他家了。本来，父亲说他过几天要结婚，让三狗或者五狗去，可他们几个都阴着脸说是头痛头晕的，二狗就自报说：“爹，我去吧！”老父亲有点夸奖似的点点头。

初夏的天气刮着阵阵暖风,特别是傍晚时分,那股清爽劲儿简直沁人心脾。碧绿的麦田一望无际,麦浪一波波荡起,巫保福的心里说不出的舒畅。几十年来,对女人的渴望就要变成现实了,怎不叫他激动?尽管他以前曾经和巫三媳妇有过私情,可那是一种耻辱,巫保福从来不敢在人们面前露出丝毫的口风。如今自己要明媒正娶地结婚,要实实在在地拥有一个女人,怎不让他心花怒放!并且,这是他们兄弟真正的第一件婚事。以前老五娶过一个哑巴女人,但媳妇被人领跑了;老大也结过婚,可新婚之夜新娘就自杀身亡了。他巫二狗巫保福的婚事才是他们老巫家真正的第一桩婚事。他为此高兴得人也变了样,几十年来一直阴沉着脸也忽然绽出了笑容。

是的,在巫庄人的记忆里,巫二狗没有笑过,即使有过,也是一声冷冷的笑,让人觉得阴沉沉的。晚上和巫三媳妇幽会时他大概笑过,但那是晚上,除了他们两个人外谁也看不见,并且这事儿压根儿没有人知道。巫二狗给人的感觉就是阴沉着脸,无论在地里家里,他都是这个表情,从不笑,也从不和人凑在一块儿胡侃。可现在不同了,自从提过这件婚事,巫保福的脸上开始有了笑容,并且这事进行得异常顺利,没几天就登记了,领了结婚证。

巫保福正在走着,忽然从前面路边的厕所里转出来了巫三媳妇。她站在路边的麦田里系着裤子说:“二狗,干啥去?”

这几年来二狗和巫三媳妇的关系可谓甚密,他过不了几天晚上就到她家里幽会,并且他会机灵地躲过一切人,应付过一切事,从不让人发现。尽管有人发现他曾半夜里帮巫三媳妇干过活,背地里议论纷纷,但没有证据,因为没有像四狗一样从床底下被拉出来的事实,大家也就只好明说什么。况且,二狗的这桩婚事是巫三媳妇给介绍的,所以在这个村子里巫三媳妇就是巫保福最亲近和最可信赖的人。

见到巫三媳妇,保福马上迎上前去:“我去浇地,你干啥?”

巫三媳妇下意识地看了看四围:“今晚轮到我家浇地,我去浇地呀!”

“你莫去了,今晚正好也轮到我家,我帮你浇了吧。”

“哎!这两年分了地,我天天得下地干活,还得照顾那个不死不活的巫三,生产队也没人管了,真难为死人了!”巫三媳妇说着,一副伤心的样子。

“弟妹,你莫伤心,有什么事你说一声,我帮你干。”二狗说着,警觉地向四周看看。

“你帮我干？你嘴上说得好听，这几年你没少占我的便宜，可一有事，你就给我出主意：找队长，找支书。哪有人家四狗勤快，说干，不论啥时候就干。现在可好，地分了，没人管了，我整天忙里忙外，想找你帮着点，可你说这说那，怕影响不好，要不就是晚上像贼一样忙一阵子。这往后，你也结婚了，守着女人，就该把我忘了，这活儿呀，更没人给我干了，我只有忙死了。”

巫三媳妇一个劲儿地数落着，二狗在一旁不好意思地搓着手：“你放心，我不会把你忘了的。”

“不会忘了我？恐怕只有想干那种美事的时候你才会想起我吧？！我有难处的时候，你会想起我？”

“哪能呢？”二狗说着，准备向河滩走去。巫三媳妇也准备离开，她叮咛着二狗莫忘了自己家的麦地。走了几步她忽然又回过头来：

“二狗，我问你，这事我原本是给四狗介绍的，你是咋哄骗人家四狗转到你的名下了？”

保福一听，不好意思地摸摸脖子：“你回去吧！地我保证给你浇了。”说着逃难似的慌忙离开，但他心里仍然美滋滋的。

这件事起初三嫂子确实是想给老四介绍的。

自从丽丽结婚以后，巫四狗就变得沉默起来，他每天总躲得远远的，什么话也不说。只是隔一段丽丽从寺河村回来以后，他们就在她家隔壁的那个破院子里约会一次，之后四狗的精神就会好几天。他的心已经归属于丽丽一个人了，他每天神情恍惚地活着，仿佛就是为了隔一段时间和丽丽幽会一次。

丽丽平安地生下一个孩子，如今已五岁多了，巫四狗不能相认，甚至连相见都不可能。丽丽回娘家的时候自然每次都带上孩子，一来留在婆家她不放心的，二来也有碰见四狗让他看一眼的意思。每次丽丽回来，四狗都要想法看看丽丽，两个人相向的一个眼神，就能知道晚上什么时间约会。尽管是在那个五保老人破旧的房子里，可正是这一个破院落、破房子竟成了两个人日日所向往的天堂，他们在白天的现实中所得不到的，在这破败的“天堂”里得到了满足。他们偎依着，让彼此的心声通过体温互相感觉。这里没有春夏秋冬，只要走进这个破败的房子，不管是严冬还是盛夏都会后退，他们便

拥有满屋子的春天。然而让两个人都伤神的是他们的孩子，四狗想孩子，却不能相见，可丽丽总不能把孩子也领到这一方“春天”里吧？有时在村里碰见面也不敢多说一句话。有一次丽丽的母亲领着孩子在村里玩，四狗走过去想抱他一下，可孩子赶紧扑到外婆的怀里。丽丽的妈妈就和善地对孩子说：“亮亮，不要怕，他是舅舅，快叫舅舅！”这让四狗好一阵心酸。

为了让四狗见见孩子，有一次，丽丽和四狗商定，第二天到集镇上赶集。丽丽带上亮亮，四狗也去，约好在镇上的百货楼里见面。

这是巫四狗终生都不会忘记的一天。他理了发，穿上新衣服，还特意拿了几元钱，想给孩子买点东西。两个人带着孩子走在街上，还真像是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两个人的眼睛都在搜寻着，心里想，如果见了熟人，就说是街上碰见的。忽然，四狗在一个老太太摆的小摊上发现了一把长命锁，四狗几乎没有还价就花两块五毛钱买了下来，给亮亮戴上。丽丽阻拦着说：“两块钱就行了。”可四狗随手就把钱给了人家，嘴里还说着：“不贵不贵。”

从此以后，这把铜质的长命锁便成了亮亮的命根子，无论是谁，只要企图把这锁从亮亮的脖子上取下来，丽丽都会显得有些惊恐地阻止。即使晚上睡觉她也不让取下来。四狗只要见到亮亮脖子里有这把锁，心里就存在着一种安慰，一种希望。在一次幽会中丽丽曾劝说四狗：“四狗哥，现在不说成分了，你就找一个女的，也好照顾一下你，我也就放心了。”

“不！丽丽，我说过，今生今世除了你，决不再想别的女人。只要心里想着你，我躺在床上很快就睡着了，还能梦见你。”

四狗说着，显出一种轻松，而丽丽却心情沉重地把四狗搂得更紧了。

“四狗哥，你可真叫我操心哪！”

“没事儿，我这不过得挺好吗？”

“可一家净是男人，衣服怎么洗？饭怎么做？”

“都会，我都会。你不用担心。”

丽丽虽然放心不下，可除了夜晚幽会时交代四狗一些话外，她不能为他做任何事情，就这四狗已经满足了，不管丽丽交代什么，他都会一百个照办。

丽丽说：“家里净是男人，三伯心里也苦，你要常和他说话。”四狗没事就守着父亲，生法让他开心。

丽丽说：“要把家里收拾得干净点，来个人也好看一些，不要总让三伯收

拾。”四狗每天就早早起来，打扫院子，做饭，做各种杂活，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如果外面来个人，他们绝不会怀疑这个家里没有女人。

丽丽说：“不要和兄弟们吵嘴，让村里人笑话。”四狗就忍让着，几个兄弟才得以和睦相处。有几次老二、老三和老五几乎要抄家伙打在他的头上，他仍然不动声色地喊着二哥、三哥。他的举动使巫全贵也感到吃惊。于是这个家庭在混乱中渐渐安稳了下来。四狗的言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丽丽说：“衣服要勤洗，不要到人面前让人闻到汗气。”四狗不仅常洗自己的衣服，还把父亲和几个兄弟的衣服一块儿收起来洗，使一家人为之感激不尽。

丽丽说：“洗衣服的时候要把领子搓狠点，领子有头发油不好洗。”他照着去做，把领子搓得干干净净的。

丽丽说：“……”

丽丽说的什么，四狗都一百个照办。也许正因为此，这个家才在没有了女人之后得以安稳地存在着。

有时小霞回来，想帮父亲干点活儿，巫全贵就说：“小霞，别忙了，你四哥会干的，这几年多亏了他呀。”

谁也不会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和四狗偷情的女人，在背后悄悄地改变着这个没有女人的家里的一切。

四狗的改变，使这个家里所有的人都在发生着悄悄的变化。

几年来，他们兄弟们不仅很少吵嘴，没有让外人看过他们的笑话，就是在村上，也没有和人家发生过任何争执。整个巫庄村都知道，这是村里最和睦的家庭，他们默默地劳动，默默地生活，与人为善，从不因任何事情和人发生摩擦。地主分子帽子摘掉了，有的人被压抑了多年以后忽然被解放，淤积的怨恨便释放出来，动不动就和人大干一场，可巫全贵家的人绝没有这种事情。于是村里人便真真切切地认为他们是被改造好的地主分子。

分了地以后，他们不仅种好自己的责任田，还全家出动，帮助村里的困难户种地干活儿。巫三家就受过他们的不少帮助。但这种公开场合的帮助每次都至少有两个以上的人一块儿去，干了活儿就走。

分地以后，他们家打的粮食最多，上交国家的也就多。以至于乡里一次评选五好家庭的时候，支书巫全林对乡干部说：“说实在的，除了巫全贵家，

我看谁家的条件也不够。”

可这个家里没有女人。

于是人们便开始关心他们。

在整个巫庄,与他们家关系最近的除了隔壁的栓柱家就算是巫三家了。可小七领着栓柱的媳妇小翠去四川找媳妇,一去不回头。人们不免议论纷纷,栓柱娘似乎也起了疑心,是不是两人一块儿跑了?可老实的栓柱爹狗蛋却不这样认为。他说:“一定是小翠不愿回家,害得小七也不敢回来,在外面游荡,是小翠害了小七。”老实蛋子栓柱除了隔两天来问一声:“三伯,小七和小翠还没回来?”就没了下文。就为这两家似乎来往少了,但隔不了多久狗蛋还是要过来找三哥说说话。

三嫂子最关心的还是四狗。自从两个人有了那种纠葛,她就认为是自己害了四狗。前几年她曾悄悄地问四狗:“病好了没有?”

“好了!”四狗简单地说。

“是咋治好的?”

四狗低头不语。

“那为啥不来找三嫂?”

“我怕害了你。”

三嫂的心里便涌起一股酸楚。她想让四狗来,可又不想背负和二狗、四狗两个人同时交往的心理压力。她曾几次悄悄告诉四狗让他在后半夜去找她,可四狗都婉言拒绝了。她因为二狗的缘故也不好再坚持,于是就从心里想有机会要给四狗找个女人,以弥补自己的过失。

终于,机会来了。

那天巫三媳妇回娘家,听说本家的妹子许保珍最近死了丈夫,婆家又没了人,带着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回了娘家。她赶忙过去,以看望为名问这问那,显得十分关心。最后她说:“保珍妹妹,有什么打算?老住娘家也不合适,我看有合适的还是找个人家。”

许保珍说:“我也是这样想的,只是遇不见合适的。”

巫三媳妇说:“你姐夫有个本家弟弟,人挺不错的,还没有结过婚,年龄和你差不多,如果你同意,我就回去给你说说。”

“他怎么这么大了还没有结婚?”

“还不是前几年搞斗争，因为是地主成分，把几个兄弟都给耽误了。”

“噢？”许保珍似有所悟。

巫三家的忙说：“现在还说什么成分？都摘帽好几年了。他们可是在咱巫庄最好的人家，支书还说给他们家评五好家庭呢！唉，可就是家里连个女人也没有。”

两个人谈了大半天，巫三媳妇把巫全贵家的情况都给讲了，许保珍也点头答应。于是巫三家的就风风火火地赶回来，要报告这个消息，一进村看见四狗扛着锄头从地里回来，就赶忙叫住：“四狗，你等等，嫂子有话给你说。”

四狗回过头来，看见三嫂子一副急切的样子就说：“三嫂，啥事呀？”

巫三媳妇竹筒倒豆子似的把这事儿说了出来。四狗听了半天，忽然表情严肃地说：“三嫂，我不想结婚！”

“这是咋的哩？病还没有好利索？”

“不是！”

“那是咋啦？”三嫂似乎有点发急了。

四狗沉默了一会儿，忽然扛着锄头走了。三嫂在后面追赶着说：“你这四狗，到底是咋了？又有相好的了？”

四狗只是沉默地向前走着。

这时二狗正好从后面跟上来，他四下里看看没有人，就对巫三媳妇说：“怎么？又追我家老四，想把我给甩了？”

尽管二狗和巫三同岁，但他毕竟比巫三大几个月，因而面对巫三媳妇，说话不敢放肆。但因他们有那种特殊关系，二狗有时也敢大胆放肆几句，但总要向四周看看。人多的时候说话巫三媳妇还要叫他一声二狗哥，尽管两个人都觉得有点别扭。只有在晚上幽会的时候，两个人才都撕下伪装。

巫三媳妇一看是二狗，心里就没好气，尽管两个人在床上的时候是那么默契，但巫三媳妇对二狗总没有好感，这恐怕不仅仅是因为他作为兄长和自己这个弟媳来往。巫三媳妇历来就看不惯二狗阴沉的样子。所以尽管在肉体上与二狗是那么贴近，但在心里却总是想着四狗，甚至有时二狗压在她肚子上的时候她在心里却感觉是四狗在和她交合。

现在巫三媳妇看到二狗这副阴阳怪气的样子，就说：“我就是要勾引四狗，你咋哩？”

二狗觉得讨了没趣，就压低声音说：“我晚上来再收拾你。”这句话里不仅包含了对刚才那句话的抗争，还包含着一种暗暗的亲昵。但巫三媳妇似乎并不领情，她冷冷地说：“我今天身子不净。”说完一甩手走了。

四狗回到家里就忙着做饭，这时二狗也回来了，他帮着老四干活儿，边干边搭讪着问老四：“四狗，刚才三嫂子给你说啥了？”二狗心里还真有点儿犯嘀咕，会不会真是三嫂子要勾引老四，想把自己甩了？但感觉告诉他又有点不像。

每次二狗和巫三家的谈到四狗，她都矢口否认两个人有那事，二狗表面上说相信，可心里总不信，看四狗的表情又有点不像。

今天二狗进村就看见两人在说话，心中不免又有一些阴影，可他们说的什么巫三媳妇又不告诉他，他只好借这个机会问一下老四了。谁知四狗看了他一眼，冷冷地说：“没说什么。”

二狗触到四狗的目光就有一种不自在的感觉，又听这句话，知道老四不会给他说，就默默地做饭，不再多问。谁知等家里人都回来吃饭的时候，四狗忽然叫住巫全贵：“爹，我给你说个事。”

“啥事？说吧！”

“今儿个收工回来的时候，三嫂子给我说要给我说个婚事，女的是她娘家本家的妹妹，带着一个十来岁的小孩……”

巫全贵闻听，立刻紧张起来，甚至嘴里的饭也忘了咀嚼，认真地听着，末了，忙点着头说：“中，中，我看中，你们几个谁先有个媳妇都中。”

“可我不想结婚。”四狗低着头说。

“怎么？你不愿意？嫌人家带着个孩子？你不想想自己都快四十的人了，哪有黄花闺女等着你？”

巫全贵听四狗这么说立刻就想发火，可还是克制着，这几年家里人说话总是压低着声音，从未大声过。

“爹！你听我说嘛。”四狗加重了语气，但仍然声音不大，带着几分耐心劲儿。

“你说什么？只要人家女方愿意，我看都中，快四十的人了还挑啥？”巫全贵还是没好气地说。

“爹，我不是那个意思。”四狗缓下口气说，“按说这事该先给大哥办，可

大哥不在家,我是说二哥也四十好几的人,该先给他办才是。咱也不再是四类分子了,日子也一天天好过了,我想让隔壁的狗蛋婶子去找三嫂子说一下,要办就先给二哥办,下面还有三哥和老五,我的事先不忙,等以后再说。”

巫全贵听着四狗的话,不由得鼻子就酸了起来,是啊,这几年的日子是咋过来的?四狗这孩子怎么这么懂事!原来是老大什么事总让着众兄弟,不让他这个父亲处处操心,事事牵挂。可老大住了监狱。老四这孩子又难得这么懂事,在家里活儿抢着干,又处处都让着弟兄。如今巫三家的要给他说明媳妇,他又要让给老二,这些孩子虽然都没有娶上媳妇,可对我这个没本事的爹总是处处孝顺,替我操心分忧啊。

四狗说话的时候,老二就坐在这边,刚才心里还在犯嘀咕,可一听四狗的话,心里不由充满感激:“以前是你跟三嫂子好,可我给夺走了;如今三嫂子要给你说亲,你又让着我。”尽管二狗脑子里仍然闪现着“四狗会不会是让我把这门亲事应下来,把三嫂子让给他”的念头,但心里还是充满感激,有个女人守着,总要比偷偷摸摸半夜做贼强。

老三和老五也愣在了那里,他们对老四的这种举动大惑不解。

看着众孩子的样子,巫全贵慢慢回过神来:“都愣着干啥?快点吃饭。”然后告诉二狗:“你快去把你狗蛋婶子叫过来。”

这几年来,巫全贵家里虽然没有女人,一群男人守在家里,可除了下地干活儿外没有一个人到外面乱转悠,有什么事情,办完了就回家。一群人围在一起吃饭,除了说点正事外,没有人说多余的话,就像一群和尚吃斋饭一样,只管往嘴里填,也没有人到他们家串门,除了隔壁的狗蛋过两天来转一圈。此刻,二狗听了爹的话就端着碗转了出去,不一会儿栓柱娘端着碗过来了。

“三哥,有啥事?”栓柱娘吃着饭问巫全贵。

巫全贵就把刚才四狗说的事简单说了一下,末了说:“四狗的意思是想先给他二哥办,你看这事儿?”

“中,谁先办都中!只要人家女方愿意。”栓柱娘说着。

“我也是这个意思。既然四狗这孩子懂事,想叫先给他二哥办,我想让你去给巫三家的说一下,要不你和她一块儿去一趟许庄。如果人家女方愿意就快点定下来。”

“中，中，三哥，你放心，我这就去。”

栓柱娘把碗和筷子一放，准备出去。

巫全贵忙说几个孩子：“给你婶子盛碗饭。”

可栓柱娘已经出了大门。巫全贵赶忙起身追到门口。

“他婶子！”巫全贵顿了顿说，“你心眼活泛点儿，要是人家不愿意老二，老三、老四都行，你多给说点好话。”

“中，中，三哥，你就放心吧！”栓柱娘说着走了。

巫三媳妇回到家里，心里好生纳闷，这四狗到底怎么了？说是有病吧，他说病已经好了，可叫他晚上来他又不来，如今给他介绍个媳妇，他又不愿意。说他脑子有问题吧，看着又不像，还比以前懂事多了。村里人都说他是好孩子，可一提女人他就躲得远远的，有时嫂子们给他开个玩笑，他也只是笑笑并不答话，简直像个山里的大姑娘似的。

巫三媳妇正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栓柱娘来了。巫三媳妇赶忙迎上前去：“婶子，你咋有空来我家了？”说着赶忙拉过一条凳子让婶子坐。

栓柱娘笑着应酬过，就直截了当地提起了正事：“他嫂子，听说你要给四狗说媳妇？”

“是啊，四狗他同意了？”听到这话，三嫂子显得有点激动。

“是这样的。”栓柱娘并没有觉察到她的激动，接着就把巫全贵准备给二狗办的意思说了一遍，最后还说，“这是四狗提出来的，这孩子越来越懂事了。”

巫三媳妇一下子泄了气，心里快速地想，一定又是巫二狗生的鬼点子，要不是他，说不定四狗会同意的。可她对四狗的举动越发迷糊了：“他到底是怎么了？”

巫三媳妇想着，愣在那里。栓柱娘推了她一下：“他三嫂，你看这事中不中？”

“中，中，也可以。”

巫三媳妇急忙回答着，脑子里却闪过一个念头：二狗要是娶了媳妇不再找自己怎么办？或许是四狗知道了她和二狗的事才这么做的，好让媳妇把二狗拴起来，以便他来找自己？

